

中  
風  
論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 上海文瑞樓書籍廣告

## 中西脈學講義

書為閩同安吳黼堂孝廉選述孝廉先代皆以醫名先生又以名儒兼精醫理竊惟脈學者診病之源至關緊要先生以諸脈書多非善本及取前代脈學各方籍擇其精切有據足徵實用者參之西說以會其通舉凡常法變法新久病法及察脈各玄機大率皆舊訣所未見及之本書於微妙中益參微妙精緻中更求精緻其視舊訣細切與否實驗與否讀者自能言之及書成名之曰中西脈學講義不謂脈訣而謂脈學因近世各省醫學校以次成立將與新醫技講新脈學也此書一出脈學必有定論不致如前之家自為說也其有裨我國醫學之前途豈淺鮮哉用上等中國連史紙精印裝訂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中風論 二冊

定價洋紙洋 八角

撰述者 同安 吳錫璜

校訂者 同安 蘇式經

印刷者 上海 文瑞樓

發行者 上海 文瑞樓

蘇州 綠蔭堂

總發行所 上海文瑞樓書莊



# 上海文瑞樓書籍廣告

吳黼堂  
評註

陳無擇三因方

宋淳熙陳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分為十八卷其說分為三因一內因一外因一不內外因也四庫全書稱為條理分明方論簡要為世推重久之刊行醫學家往往以善價覓求而不易覓聞中吳黼堂先生又以中東西學說隨各門逐條評註氣化形質闡發入微為醫門別開生面又於古人不治症補經驗方法洵醫林精本也本莊覓得家藏抄本用上等中國連史紙精繕石印有志中西醫學者幸望先覩為快焉裝訂八冊定價二元

聖濟總錄

王氏脈經

丹溪心法

瘍醫大全

外臺秘要

千金要方

瘍科心得集

名醫類案

枝正溫病條辨

枝正筆花醫鏡

枝正湯頭歌訣

傷寒來蘇集

余註傷寒論翼

吳黼堂撰述 中西溫熱串解

吳黼堂撰述 中西脈學講義

六十冊

六冊

十二冊

十六冊

十六冊

十二冊

四冊

二十冊

六冊

二冊

一冊

四冊

四冊

六冊

二冊

中紙

洋紙

中紙 中紙 中紙

二十八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三元

五角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一角五分

四角

八角



以上十七症初起時或有或無者也

凡所必有之症乃偏枯中風之本症無此則非矣其有或無之症乃因其人受邪有輕重經絡有虛實人之形體起居不同故病情亦有不同也此皆從其初起而言之耳若夫纏延日久則人情百變病情亦百變雖大禹神聖亦不能鑄鼎象物窮盡怪相也然可愈不可愈尚可以約畧言之今併附數則於左

一偏枯日久以致骨節之間肌膚之內漸生痰涎外見浮腫者難愈人身生氣寄於津液亦猶天地生氣寄於水也凡天下之無形而有形者皆水也易曰天一生水試看草木昆蟲莫不皆然人身津液得衛氣以統之則能生血生肌若衛氣為風所耗則形體必瘦若津液停而為痰涎注於肢節肌膚之間則必始瘦而後腫內經謂風氣客於諸經之絡迫切而為沫又謂沃沫聚之則極肌膚而為腫者是也沃沫即痰涎也俗書不知此理或指為寒濕或指為脾虛誤矣殊不知此症多生於熱譬如以水擦手熱

則生泡。以火炙肌，亦生水泡。可知熱從風生，沃沫微聚，亦如水泡而已。此因日久，衛氣大耗，一時難於復舊，故難愈。若無此，則易矣。

一偏枯日久，手足拘攣，不能屈伸者，難愈。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筋雖為血所養，必得衛氣以溫之，而後舒卷自如。難經謂：血主濡之，氣主煦之。若日久，衛衰營血耗，無以養筋，是由氣分而累及血分，由淺入深，故難治。

一偏枯日久，脈見沉細數急者，難治。凡中風之脈，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皆是如此說。驗之診治，亦是如此。脈有日久而此脈猶不退者，有日久而此脈盡退，獨見四時平脈者，有變見遲脈者，皆屬易愈。惟變成沉細數急者，最為難愈。所以然者，以其病已分入血分也。沉主血，分細為血少，數急為有氣無血。蓋脈本宗氣，領營血而行。宗氣無形而悍急，營血有形而遲緩，二者相配，而後脈均。若無血，則宗氣獨行，故數急也。血不足以充之，故細也。一見此脈，便是營血已傷，故難愈。凡病以入營者為重也。



以上皆節取大概言之。尚有風痺風懿風痺等名。未能詳及。然而中風諸義。則已括盡無遺矣。其左癱右瘓等名目。皆立自後人。徒有其名。究無實義。夫營衛行度。經絡淺深。靈素仲師皆言之甚詳。後人不知此處。探求輒暗中摸索。或謂中風為虛。或謂為火。或謂為痰。或謂為氣。或謂為風痰氣三者併合。或謂為風痰火諸邪夾發。究不能得病原實在。更有以中風中暑中毒。一切混雜邪病。而分為類中直中者。此皆源流不清。內景不明。紙上談兵。無濟實用者也。

### 論風脈

中風之脈。其起首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其言既同。驗之診候閱歷。又千人如一。浮以手指輕重取之。大以脈之形狀取之。緩以脈之至數取之。呼至數即一呼四至也蓋風則傷衛。風為陽邪。故大衛行脈外。故浮。病初起時。但在脈外之衛分。未入脈內之營分。其脈中之營血。宗氣依然照常行度。故緩也。緩是脈之動數。宗氣領營血而動。宗氣一呼。營血二動。宗氣一吸。營血

二動一呼一吸脈凡四動是名為緩乃是無病平脈因中風但傷衛而不傷營故脈應照常緩也然則何以辨邪風之輕重曰浮大異常者其邪重浮大同等者其邪輕浮大畧見者邪最輕斷病之法只取浮大為病脈非指緩為病脈也緩為平人之脈故不可作病看然則但言浮大足矣又何必言緩曰古人言此正以明病不在營耳若入營則不能緩矣後人不識此理往往將平脈混入病脈此脈學之所以晦也

其八風之邪則又從浮大中兼見之脈別之如風從東來者為木邪主溫化其大中必兼弦象從南來者為火邪其大中必兼滑象從西來者為金邪主燥化從北來者為水邪主寒化其大中必兼緊象從中央來者為土邪主濕化其大中必兼濡象其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維相併而來者則各以其方之脈兼見之

如見其弦象滑象錯出則為風從東南來之類

凡此諸脈歷斷千人無一

適者孰謂脈法難憑耶

八方之風分為溫熱燥寒濕五等之中溫熱燥居其三皆熱症也寒則僅

居其一。濕則有從寒從熱之不同。可知中風一症。熱病居多。故南人中風較多於北人。而生平療病。每以涼藥奏功。其源皆從此中悟出。近日諸醫。但執庸陋俗書。暗中摸索。輕者釀成廢人。重者卒致不救。不如勿藥為高。偏枯日久。則脈多變矣。然至一二年。而脈仍浮大而緩者。此風邪與衛氣相合而不去。如銀之入汞也。其症必將復中。蓋陽邪未去。勢必再召新邪也。復中則病加劇。若治之得法。不但復中可免。即偏枯亦可愈也。其脈為沉細數急者。難愈。其脈變為遲者可愈。其脈浮大全退而見四時平脈者。易愈。中風在三陽經。則浮大之脈。寸部盛於尺部。在三陰經。則浮大之脈。尺部盛於寸部。若陰陽諸經俱中。則尺寸俱浮大如一。此分辨經絡之法。

### 論治法

治法無他。專從衛氣治之而已。衛氣有根本。有枝葉。有表有裏。衛出下焦。為腎間動氣者。根本也。從少陰之分。間行五藏。則為知覺性靈。間行六府。則為三焦氣化。此皆裏也。溫養形體。為守邪之神者。表也。從諸經而行於



脈外。則為運動形體。五官得之。而耳目聰明。四肢得之。而手足持行。此皆枝葉也。其根本在腎。附於脂膏。則為水中之火。如燈之附於油也。根本治法。有宜補火者。如燈之添草。則光焰益大。有宜補水者。如燈之加油。則長明不熄。世俗專以補火為事。則油竭者光亦熄矣。其枝葉在經。溫於肌肉。則附於汗液。如樹木之以皮行津。得春夏陽氣。而後漿汁盛也。枝葉治法。有宜用散者。如樹之津氣通。則榮茂。有宜用收者。如樹之皮津泄。則枯槁。世俗專以斂補為事。則津癯者樹必脹絕矣。是以欲衛氣之根本強。則當油草並加。不可專用熱藥。欲衛氣之枝葉盛。則當散斂兼施。不可專用補藥。凡治病養生。皆然。不獨中風也。

八方之風。雖有寒熱之不同。然皆為陽邪。况又從熱化者。五居其三。人身衛氣。即是陽氣。以陽邪而與陽氣合。則水乳交融。毫無扞格矣。同類相求。而不相爭。此偏枯中風者。所以無惡寒發熱等症也。可知中風之傷衛氣。乃邪風與衛氣相混耳。其所以知覺運動。皆為之不靈者。譬言如三軍之卒。

有一軍與賊私和。則號令不行。匪獨一軍不行也。勢必三軍皆為掣肘。觀望不前矣。故善治中風者。必先從而分之。使邪風與衛氣相離。而後風可淨。而衛氣仍為我用也。此侯氏黑散所以用白礬之意。喻嘉言謂為填塞空竅。夫白礬善消物。豈是填塞之藥。可謂鑿矣。

凡風之入。必乘衛氣之隙。其隙多起於內熱。蓋寒則衛氣斂。故冬時之人多無汗。熱則衛氣散。故夏時之人多大汗。寒則腠理閉。故無隙可入。熱則腠理開。故有隙可乘。其內熱或生於七情。或生於飲食。此所謂以內因而感召外因也。後人有所謂胃熱生內風而致者。其言甚是。然不知此為衛氣之病。究屬一得之見。嘉言謂猝倒不省人事。為陽虛而妄擬參附為治。總由不識衛氣有表裏之義耳。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煩勞則張。此論專言衛氣。煩勞即內熱也。張即開也。此衛氣因熱起隙之由也。又曰。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辟亦開也。夏則腠理汗孔皆開也。煎即煩也。厥者逆也。謂氣逆於上。則多熱也。此皆言內熱。又曰。目盲不可以視。耳聾不可以聽。

潰潰乎若壤都汨汨乎不可止此即形狀中風昏不知人之象也

衛氣之隙由於表氣不固則散藥似不可用矣然用溫藥為散則不可若用涼藥為散乃至妙之法蓋涼則腠理斂而散則衛氣通嘗見偏枯兼有麻木者內經謂衛氣不通為皮痺不仁衛氣痺閉即麻木也或用養血滋陰之藥而愈者緣受病本輕得此甘寒陰藥解其內熱耳若受病稍重者便難取效可知此症非從血治也其過服溫補者多至成廢蓋此症本由於內熱而又多外熱之邪也

吳黼堂曰中風病主以涼藥散邪至精至切何世人不之悟耶

南方地土溫暖其人腠理常開而衛氣疏故多中風北方地方寒涼其人腠理常閉而衛氣密故中風者少惟尊貴溫暖太過偶有之然亦易愈也南人中風後赴北方而愈者嘗見三人矣俱服蘇合香丸愈素問曰陰精所奉者

其人壽西洋志謂歐邏巴以北地寒人多壽葛淄巴處南四時皆熱其人

化也。然二者之治法判然不同。脾為陰為藏為胃行其津液者也。其治法宜燥燥則健。宜補補則強。故其藥宜甘溫。胃為陽為腑為水穀之海。其治法宜潤潤則化。凡亢土不能腐物。始能腐物。宜通通則運。故其藥宜清涼。喻嘉言謂養胃與補脾有天淵之別。葉天士謂胃不強者以涼通之則強。脾不健者以溫補之則健。內經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寒飲即清涼養胃之義熱飲即甘溫補脾之義。腸即小腸也為受盛之地。凡水穀之腐化皆在小腸之內。變腐水穀而後脾始挹其精微以生氣血。水穀精氣上輸於脾。故不言脾而言腸也。喻氏葉氏之言正與內經合。特二君皆從治病悟出。故立言不與內經同耳。

吳曰：闡明脾胃性質精細絕倫。

脾胃之治不同。然則何以別之。曰：即以其病別之。其病起於寒症而不能食者則宜燥補脾土。而用甘溫藥。其病起於熱症而不能食者則宜潤通胃氣。而用清涼藥。不獨治病為然。即久病亦然。譬如偏寒偏熱之病既退之後猶不能食。投以涼劑則胃氣立開。世俗但知補脾之法。不知養胃之

法往往見熱病不食輒以涼藥碍脾疑而不敢用其貽害多矣李東垣作脾胃論不能確切分疏僅為調停之說亦由傳派不清內景不明耳其有先患熱病後變寒症者則用補脾法先患寒病後患熱症者則用養胃法凡病久脾胃不旺仍各從其病為治

吳黼堂曰脾宜溫補胃宜潤養治脾胃之要訣也凡病無不皆然此法惟葉天士精之

### 論藥餌

昔扁鵲但論脈書

經即難

未傳禁方故無方論因未遇傳人而遽遭李謚之

害也

秦國太醫自以技不

神農本經伊尹湯液又無傳書往往為後世所

淆亂張仲師有金匱方亦多散佚如葛稚川孫思邈之徒皆剽竊金匱而

自為書究不能明其旨近世如李時珍之綱目未免太雜

雖小說妄談亦為採入以亂其

真故其書太雜

汪訥庵之本草未免太迂

淡竹葉臘草也乃隸木部其他舛謬亦多

方藥之道幾於晦

矣竊以生平所試驗質諸仲景遺書充類至盡固可以意求之也茲擇其

切要者列左。

病在衛氣則當從氣分用藥。衛氣有表裏不同。表者行津為汗。溫養形體之陽氣也。裏者受命之根。水中之火。即腎間動氣也。腎間動氣即衛氣之根。出於下焦。附於脂膏。為水中之火。其治有四法。

火衰者溫中以益之。如燈之添草也。其藥則有附子、肉桂、胡椒、吳萸及椒、礞、茴香之屬。其方則有四逆、回陽理中。溫中之類。

火盛者壯水以制之。如燈之添油也。其藥則有地黃、白芍、知母、黃柏、元參、龜膠及丹皮、苓、連之屬。其方則有八味。知柏八味六味封髓。古有三才固精之類。

火離於水。虛陽外浮者。則先用溫中引陽下歸於根。後用壯水戀陽。使不得越。則陰平陽秘矣。

火鬱於水。真陽不伸者。則於益陽之中。加以透發。如麻黃、附子、細辛之意。則陰退陽盛矣。

衛行脈外。為守邪之神。溫於肌肉。運於形體。為肌表之陽。其治有六法。

或表陽外閉。無汗煩悶。則發汗以疏之。如麻黃桂枝羌活獨活之類。

或表陽外泄。汗出不止。則固表以斂之。如白芍龍骨牡蠣附子黃耆之類。

或表陽太盛。肌熱如灼。則涼肌以解之。如石膏知母胡連地皮之類。

或表陽太虛。厥冷惡寒。則濕經以助之。如桂枝乾薑參香薷之類。

或衛氣盛於陽經。而衰於陰經。上逆者。則苦以降之。如龍胆枝子黃連蘆

薈之類。或衛氣盛於陰經。而衰於陽經。下陷者。則辛以升之。如升麻葛

根白朮黃耆之類。

以上皆從衛分審病用藥之大畧也。若夫中風之治。則又當細辨之。

風為陽邪。衛為陽氣。兩陽相合而不相爭。故無惡寒發熱等症。陽主開。故

有自汗。衛為風所清。則知覺運動俱為之不用。故猝倒不知人。仲景用獨

活以解外。因其有汗故只用輕表白菊秦艽以解風。白芍以固衛氣。歸身以附營氣。

白朮以安宗氣。尤妙入白礬以澄之。不使風與衛相渾。以遺日後之患。此

侯氏黑散所以為至當至確之法也。但中風必有從寒從熱之不同。則此方亦有加溫加涼之各異。特孫思邈從金匱錄方時多遺脫耳。

中風之從寒化者何以辨之。曰其四肢必厥。必無汗。寒則腠理閉餘症與前同。

其治宜峻表。如麻黃湯加三生飲之類。當用防風通聖散而愈者。五人其

方即麻黃桂枝防風羌活白朮白芍當歸枳殼大黃芒硝也。因藥力甚猛

自能分開邪正。故不加入白礬。

中風之從熱化者何以辨之。曰其舌必枯。乾裂四肢必熱。必大汗。熱氣所蒸餘

症與前同。其治宜涼解。如清涼飲子及玳瑁散主之。然總不如白虎湯。竹

葉石膏湯為妙。生平常用此二方治十餘人。皆有殊效。亦因藥力甚猛。自

能分開邪正。故亦不必白礬澄之也。

以上二條皆初起用藥之法。若不如此。多至拘攣痿廢矣。其後治之法

尤當細辨。

中風數日之後。人事漸醒。諸症漸減者。邪風衰也。然餘邪之與衛氣相融。





者必不能靜。衛氣之為風耗者，必難驟復。故往往有偏枯善忘諸恙，其治

又當從養營養氣之中，加入竹瀝、荊瀝為引，或加羌汁為引。初起從寒化者，可加熱化。

忌然藥力既輕，取效必不能速，又宜久服之，乃能有功也。蓋竹瀝、荊瀝乃

草木行津之處，衛氣之在表，亦如樹木之以皮行津，故用此為引。

中風日久，則衛氣必衰。欲在表之衛氣盛，必須益其腎間動氣。如樹木培

其根本，則枝葉暢茂也。若專用芪朮以助表陽，則宗氣必僭而生熱，而風

之餘邪不除。皆人參、黃芪、白朮。若加入歸芍、地黃以配之，則又僅生營血而

已，而於衛氣無益。若用桂附之類，雖能益腎間動氣，亦易於生熱。昔人創

易老地黃飲子，用桂枝、附子與生地、麥冬、白朮同用，服之亦有效驗。必加竹瀝。

荆瀝方效。然總不如紫河車之妙。其性得血氣之餘，既非草木可比，且又不寒

不熱，而為衛氣生發之源。蓋人身結胎時，其形如兩甲，即兩腎也。此衛氣

受生之始。河車即從此兩甲而生，以包護於五官四體之外，即衛氣外行

軀殼，衛外為固之始，以血肉之屬為血肉之補，同氣相求，乃無上妙品也。

吳曰地黄飲子宜慎用。非治中風之方也。

紫河車亦宜再酌

近世廣東出有再造丸服之亦聞有效者而不知其為何藥。後於靜云齋集驗良方見之。即蘇合丸之加減耳。其方皆辛香行氣之藥。用之於寒化者。則效用之於熱化者多。不效。其曰中左者用四物湯下。中右者用四君子湯下。亦不過沿襲左血右氣為詭遇之計。究非治病正理。

夫人益衛氣之法。多主用酒。靈樞謂飲酒者衛氣盛。先行脈絡。後行經絡。是以知有何脈之動。今驗之人事。凡飲酒者。懦夫有強毅之氣。愚夫有明決之氣。笨人有輕便之氣。靜者好動。嚙者多言。此皆緣衛氣先盛。則知覺運動。迥異於常耳。是以扁鵲對齊桓侯有酒醪之語。然則欲益衛氣。正不必戒酒。但不可太過。太過反耗氣。不可太熱。太熱反生病。

宜別圖浸酒之法

紹酒

乃馬蓼麴所作。馬蓼麴性剋削。能蕩滌腸胃。非過食油膩者不能受。燒酒雖熱。然是水中之火。故為佳。但不宜多飲耳。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是在養生者宜自為斟酌也。揚州有百花酒甚佳。京都史國公酒亦佳。

吳黼堂曰酒性入腦且又辛熱勿服為佳中風症衛氣慄悍以禁用為

要史國公酒過於溫升尤忌之兼佐潤血藥浸酒則有益

食物不必過拘不論寒熱皆可取食蓋食雜則無偏寒偏熱之患若認定

一類為食則偏矣素問曰食增而久謂專食一物者天之由也可以知戒嘗見中

風偏枯人謹守醫戒者雖服藥而不愈其放飯流飲者雖不藥而自愈可

知治病之道在於得訣不在於戒口也惟是習俗相沿必多疑慮今亦從

俗但戒動風之物如雄雞鯉魚黃鱔鮮蝦香椿鮮菌六者而已其他俱不

必戒至於日用葷肉蔬菜與衛氣相習已久戒之則無以養胃氣矣

凡素有小恙與中風本病無涉者則不必兼治反分藥力縱欲除盡亦必

愈後治之如腸風痔血等症此血溢於陽明正絡而來內經所謂陰絡傷

腸在下故曰陰絡則血下溢為圜血大便是也此屬血分與衛氣風邪無涉故不

必兼治且此為輕恙風為重恙不可治輕而棄重也

吳曰此兩節於病情治法殊有體會

凡服藥餌。有不宜服而服之。反無恙也。以其本無甚病。縱誤服藥餌。亦不過如多食寒物。多食熱物而已。蓋無病則人身氣血不為之動。故得無恙也。若因其無恙而輒信為可服。服之日久。未有不增病者矣。此亦物增而久之義也。有不宜服而服之。即有害者。以其本有病。稍一誤用。則其害立應。蓋有病則人身氣血已動。再加誤藥。以助其病。則病愈劇矣。故曰。不服藥為中醫。

凡過服藥餌者。其效遞往。往寒之不見。其涼溫之不見。其熱因其胃口與藥習慣耳。有連服十數劑。不甚見功。其實已暗受其益。譬如嗜酒之人。一旦使之戒飲。則反覺難過矣。

吳黼堂曰。以中風為衛氣病。歷來醫書未有見及此者。自得此論。而凡中氣中食中痰類中諸謬說。可刪。蓋皆同一病也。此症西醫以為腦筋內生小血瘤。然試問此病一經猝發。其血之衝逆。遂不可遏。果孰為之乎。則氣挾血而上湧為之也。衛氣慄悍。所以來勢猛烈也。風乃天地之氣。空氣熱。

而暴風乃生。衛氣熱而中風以起。腦筋中之血受衛熱煎熬。已生血囊。迨病將發。痰隨氣生。煽動迸迫。則脈管不勝脹積而綻破矣。此中風所自來也。中風之人。每多血熱。頭常痛。大便時常燥結。西醫治之。或用冰塊安腦。或就耳後放血。或服輕瀉藥以減輕血中熱氣。而我國則先用風藥以解其邪。繼用清潤以定其風。血氣並治。取效至捷。橫於此書研究。有年。再以西說互勘。其要妙處則存之。其闕畧處則補之。其紕繆處則刪改之。統計原書所存不及半數。不敢掠美。仍存原書之名。後之學者倘有確見。又有特效尚期。逐條補正。以匡余之不逮。則幸甚。

### 附案

奉新張希良卒倒不知人。頭破出血。喉中痰鳴。遺溺汗大出。兩手兩足皆不順適。衆醫咸指為脫。已煎參附湯矣。余望其色面赤而光。切其脈浮大而緩急。止參附投白虎湯一劑。而痰靜再劑。而漸醒。次日左手足能動。而右則否。始知偏枯在右矣。因連服數劑。右手亦愈。但不思食。衆疑服藥過

涼止之弗聽。再服清涼數劑，乃大飢能食，倍於平日，而病全愈。或曰何以斷其必夾火，而面赤之必非戴陽乎？曰戴陽為虛陽上脫，其脈必散，斷不能緩，故確知其非戴陽也。

細急不分至數者為散，若見此脈，須桂附以納之。

新建劉四美，猝不知人，目閉痰鳴，只右手動，餘不動，無汗。醫者投以參附，三日後遂頭搖舌裂，余用防風通聖散，大汗出而甦，因欲再進，阻於俗醫，改用輕補劑，遂成偏枯，筋急不能屈伸，遂廢。

吳黼堂曰：此案頭搖舌裂，發汗神清，以後宜用白虎加生地、天麻、甘菊、羚羊、桑枝之類較合。

南昌盧生病如劉四美，誤服參附已六日矣，亦用前方三帖而甦，再用原方加減八帖而全愈，可知此症多受補藥之害。

安義尉白映昇年六十餘，尚健如壯年，從不服藥。癸酉夏月赴城隍廟燒香，忽跪不起，口中喃喃，語不明白，一家謂受神譴也。昇歸則喉中痰鳴已



僵矣。余視其舌如錯而黑。用大秦朮湯倍生地。加石膏。三日而盡。五劑乃甦。而左半不能動。再用十劑。仍無效。因盡去風藥。專用元參、天冬、麥冬、生地酒芍、白朮、知母。服兩月而愈。

奉新李榮光。體肥多痰。生平好服耆朮。雖當歸亦不敢服。一日猝倒。不知人口。喎右手不動。舌黑而乾。焦用白虎湯加麥冬、元參、生地、當歸、白芍、白朮。四劑而甦。右亦漸動。怕藥涼不肯再服。竟成偏枯。語言蹇澀。

靖安辛文祥。好服補藥。因而泄瀉。醫者謂其脾虛火衰也。六年已極力溫

補而瀉愈甚。肌肉消盡而泄。食入即出。卧床一月矣。繼而猝不知。人口眼

喎斜。不能言。右半不動。余用生地八兩、麥冬四兩、白蜜一盞。囑代茶常服。

連服半日。果瀉止。遂放心。服之一日盡一帖。二日而甦。再服至六七日。而

手足亦動。仍不能言耳。再服一二日。而大便脹急。不得出。已十餘日。於是不大便。

改用承氣湯加薄荷。服二帖。大便通而手足皆靈活。語言亦出矣。再服前

方。即生地一月全愈。計服生地三十餘斤。或問其故。曰人身腸胃甚紆曲。豈能



食入即出。此明是溫補太過。三焦氣化轉運太速。即火泄也。熱積於內。而猶行溫補。以致內熱感召外風。故猝中邪風。用潤藥以緩其傳送。故泄止以解其內熱。故風息。

右錄數案。以明中風多熱病。乃確有所見。非從紙上空談。且可觀一切俗書不足信也。彼景岳全書醫門法律。醫宗必讀等書。皆夢囈耳。吾未見其能愈此病也。奈何甘聽其誑而不辨耶。

吳黼堂曰。諸案搜邪以後。即用潤血及通大便之藥。引腦血以下行。故能手足靈活。絕無偏廢。可知治中風病。神甦以後。以潤腸熄風通大便為善後之良法。





中風後論

黼堂增補

吳黼堂曰中風一症金匱要略有云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  
不勝邪入於府則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全章分別病情淺  
深盡此數語而於開章則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可見此症屬熱者多也  
後賢以金匱原文簡要未能曲盡其妙更分正中類中中痰中氣中食等  
名目歧路愈多能治此症者愈少致學者臨床診治若涉大水茫無津涸  
錫璜憾焉夫中風血病也葉天士俞東扶輩用柔潤熄風之法最為有識其  
收效亦最多璜臨診三十年每遇此症細察其脈無不弦勁洪實大都以  
清涼諸品降血下行最效宜用小續命湯者反如鳳毛麟爪殊所罕覯豈  
風土之不同歟抑何古法之不可以今用乃如此也比讀西書以輕淡炭  
養輕淡醋鹽運腦中積血使之消散愈嘆葉氏之手法心思高人一等也  
余每謂善能醫者中法西法均可相通學中法者固不必有尊中抑西之  
見而彼學新學者亦不必有鄙夷中法之思治病無他能講求實效即為

良法。今即以中風論之中法有真類之分。西人亦有真類之別。中國以賊風邪氣所中者為真。痰火食氣所發者為類。西人即以血湧入腦之一症為真。而以腦積血及腦脈塞閉之症為類。究之中法之所謂真類者。俱該括於此三症之中。綜其大要。則皆腦病也。試以言腦積血之病狀。腦積血即我國所謂頭風也。嘉氏內科學云。腦積血病狀分三等。第一等最輕者起之甚緩。初病即頭痛。久則痛甚。而重脹時如刀攪動。則尤痛。畏光怕響。每用心則極疲乏。耳鳴。眼罩皮積脹。眼簾閃光。恍覺有物在前。寤寐不安。且多怪夢。頭暈。周身肌肉皆倦。手脚指尖皆痿痺麻木。胃口不佳。嘗作悶心。亦激鬱不爽。脈數稍行動。及過思慮。亦脈數。此腦積血輕症之情形也。其重症或由輕症轉成。或初起即重。更有猝然而發者。其頭痛較輕者倍甚。眼耳口鼻各處俱形不安。光不能見。響不能聞。心神慌亂。意想糊塗。手足舞蹈。語言謔妄。除頭痛外。腦筋亦痛。第五條腦筋尤痛。甚肢麻。頭暈。不能仰臥。心跳甚急。脈促。眼脹。胃敗作悶。用心力則發嘔。逾一二日。諸狀稍

退則漸向愈。再重則類似中風。不省人事。肌肉鬆軟。大小便皆不自知。有時一二點鐘。雖蘇醒。神氣尚覺昏昧。倘脈管爆破。則有血流入腦之患。而成類中。每每致死。欲辨其症。凡頭熱甚酷者。則為脈管積血之特徵。至身熱腦壞。則為半身不遂矣。再言腦脈閉塞之病狀。其症初起。頭痛不止。繼此則諸多滯抑。病人坐立行動皆不自主。其心不耐煩。而易厭倦。無記性。事多遺忘。頭痛之後。則轉頭暈。或時作時止。或起立眩暈。或坐立臥睡皆暈。行動艱難。肌肉無力。動則發顫。舌本木強。四肢麻痺。若脈管破。血流入腦。則病人忽然不省人事。狀似中風。四肢鬆軟。過後則半身不遂。有一手癱瘓者。有一足不能動者。有全體痿痺者。亦有上半身或下半體不能動者。其先兆每見頭痛暈瞶。痿痺麻木。惡寒。扯筋等恙。或眼花面轉色。或白或赤。更有自行慟哭者。隨及倒卧而不省人事。四肢鬆軟如羊吊。即不至此。亦必頭暈心亂。皮肉鬆軟。而兼發嘔。嗣後必成半身不遂。左半雖存而右半恒多。即四肢皆癱。或一二處不能動者。亦有心失功用。緩症則疲倦。

遺忘急症則於昏迷之際心不跳動及轉成半身不遂則心神極弱舌痿而語音不清頭面一偏痿痺肢體麻木不仁緩症避之數月或數年乃成癱瘓急症則須臾間病勢忽重血將腦大脈塞閉則一二日或二三日即死但其來也以漸與來勢甚速血湧入腦之中風症殊有差別耳血湧入腦者腦內之脈管破也方書名為中風第言其病狀而未能實指其受病之所在也夫各處流血均可治愈獨腦內流血其患特重頃刻即可殞命以其無路可出也故雖一時苟活日後亦多患狀查此症病源每由腦小動脈管生粟粒動脈瘤或血多而脈管受抑或因心左下房積血致腦脈脹抑而其先必因脈管本體有患乃生此症於四十歲以前有此者少惟老年則恒多在四十歲以下發者概係梅毒而心臟病腎臟病血薄症亦間或有之病之將發每有前驅症大概為頭痛頭暈頭重耳鳴眼火閃發心神慌亂四肢厥冷言語錯謬記性全無暴怒激鬱手足麻痺半邊軟弱而偏枯處則冷凍目視物為二視火放大舌亦無力便屬將起中風之候

亦有毫無先兆。即形中風之狀。者病人哭叫一聲。即倒卧而不省人事。間有未至不省事之時。頭極痛。目極眩。作悶作嘔。舌大不能言。或讖語發狂。或張口亂叫。或困倦思睡。四肢無力。或一手麻痺。或肌肉扯動。不久即形失力。一剎那間。各般病狀齊見。迨不省人事。則周身鬆軟。痛癢不知。惟微覺心脈呼吸耳。

在畧輕之症。則雖不省人事。尚能令其翻動。或兼有頭顱腫脹之弊。惟左右手足舞動。總覺異常。其眼頭亦左與右有異。蓋腦受患。必有一邊手脚頭。眼痿痺癱瘓者。故執此。亦可知與別症之昏迷不醒有分。扯筋亦常於不省人事時見之。

若血流甚緩。而病人亦緩緩而至不省人事者。則必先作悶作嘔。面略白。按中風病人。每多面畧紅。此則反白。眼瞳人隨時不同。惟縮至極小者。即血流入中腦之據也。而瞳人一大一小。又為血流入腦裏各房之據。呼吸因口頰無力。而鼓動有聲。脈則細而革。或停至。或緩而按之不下。

中風而死者。每在不省人事。五昧呢至三日之久。然速在數昧呢。則死者甚少。惟因心病而致。則死期最速。若不省人事。至二十四點鐘之久。尚不能蘇者。則必無可救。凡初起沉迷。其身之暖氣必減。察以寒暑針。則較無病者低一二度。而於一對時則復起。或比無病者微高。倘屬死症。則於將死時。身極熱。或兼肺本體發炎。而右腦脈破流血者。則更險。有昏後數昧呢。即死者。而兩三點鐘乃醒者。為最多。又有一連數日。迷蒙心亂。不能言語者。於復醒之時。必因激鬱不舒。而令其翻動。若遇兼發炎。則愈期更延。且一兩日內。身熱亦加一二度。頭痛心亂。讖語。皮則皺。縱肌肉無力。疼痛難忍。然各狀於數日內盡退。惟周身痛。須一兩月方可全愈。

凡於昏迷之後。一、二日。即腦內瘀團處發炎。必見身熱。頭痛。心亂。讖語。身體梗縮。現之必早。而於昏迷後數日。乃見梗縮者。則前症現之較遲。

考中風乃於腦脈破損時。其人知覺運動。立刻不知所之。惟知覺不久可復。或以漸而甦。蓋知覺盡失者。則甚少。至半身不遂時。初則病處必腫。而

紅身熱汗多。後一二月各狀皆退。則該處白而凍。皮乾指甲厚而起。疊毛髮皆變。身皮亦厚而澀。各骨節或兼起腫。睡壓日久。則偏枯處亦潰爛。起止病期。中風急者。數十味呢之間即死。最速亦有十五味呢。脚一緩者復甦而半愈。復一二月。若復昏迷則死。若過此期限不死。則發炎之險。漸至蓋腦內之瘀血凝聚。則該處腦漿必發炎。故每頭痛讖語。約一禮拜即不治。有能愈者。概屬輕症。及上代遺傳症耳。能過此不死。則半身不遂。自可漸愈。僅些少不能復原耳。蓋手足雖能運動。而心力不能照常。常自啼哭。或發激易怒。時覺不樂。記性已失。事過隨忘。更有理解不能說清。而手舞足蹈。難以達意者。其病期絕無定限。有十年八載者。有十幾年二十年者。且常慮有復發之患。蓋腦內瘀血不清。則病根不去。終於復起。再發一二次必死。亦有於病間時。兼患他症而死者。

辨症 凡血湧入腦外裏與腦裏。則必於對面之肢體癱瘓。且輕者即可立愈。



凡在大腦左前第三迴紋處之脈管損破則必令其言語不清或有不能說出之音

血湧入前腦則必令對面之肢體癱瘓兼有不能說之語意

血湧入左中腦則必右半肢體癱瘓而言語不達有手舞足蹈之狀其知覺運動皆有阻礙又乃血湧入後腦或後中腦其症目有障礙與眼內腦筋發炎及心體不舒時形激怒諸病態

血湧入腦裏各房則病狀凶險沉昏不醒半體或周身抽筋或半身縲縲失力與及兩眼瞳人不同一大一小

血入腦前結則對面之肢體頭面皆癱瘓

血入左邊腦前結則兼言語不清或詞不達意而目腦筋多受惠凡偏枯不能動者亦多為血入腦前結所致

血入中腦或腦脊則為死症約十五味呢至數點鐘之久則失治此則有抽筋瞳人縮小之患縱能過此不死亦必偏枯或全體蠢然或一肢半體



痿死或半身不遂。或上則左半失力。下則右半失動。交錯受病。則知覺力亦消失。更有於患處不知痛癢者。亦有上右半知癢。而下右半不知。下左半知之者。此皆交錯受病者也。





看護及處方之大法

吳黼堂曰。中風病猝然顛仆。腦既破裂。溢血自宜聽其靜卧。最忌嘈雜喧嚷。並將衣服輕輕解去。另使一人扶定其頭。勿使動搖。卧時頭宜畧高側睡。極忌仰卧。以防舌縮。世人不識。誤認為中暑痧毒。及鬼壓。推之拿之。以致腦中之血益復橫溢。是直速其死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原屬實邪。其腦既傷。惟靜息以養其神。將頭墊高。俾腦中之血以漸而降。乃為妙法。凡切熱劑提神奇品。以及飲食茶湯。均不得妄投。又病發不可立時服藥。恐溢入氣管。閉塞而死。如頭項血管脹大跳動者。宜在肘部放血。頭上壓以冷水。頸部貼芥辣斑蝥等膏。切勿叫喚。強其言語。聽其靜卧。為要。前篇觀列各外候最詳。欲使人確知為何病。而不為中痰中暑中氣諸說所誤也。又病已醒。切勿向其言語。服藥用清潤疏風兼祛痰熱最穩。最效。徐靈胎嘗謂服熱補無一存者。與西醫治法大相脗合。何世人乃以三生飲參附湯等。日殺中風之人。而不之悟也。

徐靈胎曰。風行必燥。古人治風必用潤藥。乃真訣也。今人乃以剛燥辛烈之品治之。是益其疾也。

又食物以易化能養身體者為貴。忌用燥熱大補之物。其癱瘓之肢體。宜於洗身時用意擦搓。初則輕搓。漸加用力。能使肢節柔活。若癱瘓至甚。則電氣為妙。宜緩緩震動之。但初起時不宜遽用耳。

腦內流血處。倘無甚熾熱不舒。宜將士的年射入肌肉。兼用電氣可望治愈。倘腦內瘀血漸散。而肢體癱瘓之狀漸退。精神亦漸起色。則為病愈之徵。

內服之藥。西人血質強。主用大瀉。我華人血質較薄。亦宜用輕瀉。以降腦血。下行觀金匱風引湯之用大黃。寒水石。可知大概。

昏睡復醒時。能延至兩禮拜。則宜用輕淡炭養。八釐半。或輕淡醋鹽一厘。每日服四次。連服一月。或月餘。直至於腦內瘀血團消散乃止。此要訣也。尤在溼曰內風之氣多。從熱化。昔人所謂風從火出是也。內經云風淫於



內治以甘涼外臺云。中風多從熱起。宜先服竹瀝湯。河間云。熱盛而生風。或熱微風甚。即兼治風。或風微熱甚。但治其熱。則風自息也。

竹瀝湯 外臺 治熱風心中煩悶言語蹇澀

竹瀝 荆瀝各五合 生薑汁三合

右三味相和温服三合。以此酒調服亦良。

一方竹瀝 荆瀝 梨汁各二合 陳醬汁半合 相合微煎一二沸。瀉清

細細灌入口中。治中風不語昏沉不識人。

地黄煎 鈇治熱風心煩悶及腸間熱不下食。

生地汁 枸杞根汁各二升 生姜汁一升 酥三升 荆瀝竹瀝各五升

枝子仁 大黃各四兩 茯苓六兩 天冬 人參各八兩

右先煎地黄等汁成膏。餘五物為散。內攪調。每服一匙。日再。漸加至

三匙。覺利減之。

吳鞠堂曰。此即西醫引腦血下行之法。而用潤藥熄風。面面圓到。



加味玉女煎 脈弦實有微熱汗出者宜之

生石膏八錢 知母三錢 元參三錢 粉草一錢 生地三錢 甘菊花三錢

天麻三錢 淮膝一錢 水煎服大便秘加元明粉三錢 痰多加竹瀝

吳黼堂曰血得潤則下行故此方亦有用處古人治中風每用潤血以收效果雖未悟引血下行之妙而靈心妙手自不可及

尤在涇曰昔人謂南方無真中風病多是痰火氣虛所致是以近世罕有議解散者然其間賊風邪氣亦間有之設遇此等豈清熱理氣理痰所能愈哉續命諸方所以不可竟廢也俟大邪既泄然後從而調之 璜按病

名中風初起亦宜除風惟近世由血熱而發者為多服小續命湯病每加甚尤在涇注云人參附桂必實見有寒象而後可加此方自唐以來推為治風第一方未有指出其不合之處者得尤氏此說是方之功用以明徐洄溪云續命為中風之主方因症加減變化由人總不能舍此以立法可見此方雖為主方尚須加減變化也若舌紫舌絳身熱脈大此方斷不宜



用尤氏謂不可竟廢。意在言外矣。

小續命湯針治卒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舌不正舌強不能言奄奄忽忽精神悶亂諸風服之皆驗

麻黃 防己 人參 黃芩 桂心 芍藥 甘草 川芎

杏仁 各一兩 防風 一兩 防子 一枚 生姜 五兩

右為粗末每服五七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前

加減法 無汗惡寒加麻黃防風杏仁 有汗惡風加桂枝芍藥杏

仁無汗身熱不惡風加葛根二兩桂枝黃芩各依本方加一倍有

汗身熱不惡寒加石膏知母 各二兩 甘草 一兩 無汗身寒加附子 錢五

乾薑 二兩 甘草 三兩 有汗無熱加桂枝附子甘草各依本方加一

倍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加羌活 四兩 連翹 六兩 凡中風不審六

經之加減雖治之不能去其病也

戴氏加減法 多怒加羚羊角 熱而渴去附子加秦艽 恍惚錯





語加茯神遠志。不得睡加棗仁。不能言加竹瀝。人虛無力去麻黃加人參。

徐靈胎曰。病名中風。則其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加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絡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為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以實邪治之哉。

侯氏黑散 金匱 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

菊花 四分 白朮 十分 細辛 三分 茯苓 三分 牡蠣 三分 桔梗 八分

防風 十分 人參 礬石 各三分 黃芩 五分 當歸 乾薑 川芎

桂枝各三分 右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匙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化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此方用藥妙義已見於論藥餌中不贅。

風引湯金匱除熱癰瘕 巢氏云脚氣宜此方。

大黃 乾薑 龍骨各四兩 桂枝三兩 甘草 牡蠣各二兩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粗篩

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徐靈胎曰此乃臟腑之熱非草木之品所能散故以金石重藥清其裏。

防已地黃湯金匱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防已一分 桂枝 防風各二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盃浸一宿

絞取汁生地二斤 咬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氣盛其汁更絞地黃

汁和分再服



徐靈胎曰此方他藥輕而生地獨重乃治血中之風也此等法最宜熟玩  
尤在涇曰猝中之候但見目合口開遺尿自汗無論有邪無邪總屬脫症  
脫則宜固急在元氣也元氣固然後可以圖邪氣

橫按此症必脈空小而虛或脈細小而虛兼之汗出如雨或手足冷方  
用參附。王士雄嘗云設遇閉症不可捕風捉影。輒投補藥。錫璜曾診此  
症。見其舌有黃苔。脈復浮數。用人參白虎加玄參菊花而愈。可知此症  
參附未可妄用也。

參附湯 此方為急救之法。藥只二味。取其力專效速。

人參 製附子 用人參須倍於附子或等分。不拘五錢或一兩。酌  
宜用之。薑水煎服。有痰加竹瀝。

尤在涇曰。或因風而動痰。或因痰而致風。或邪風多附頑痰。或痰病有如  
風病。是以掉搖眩暈。倒仆昏迷等症。風固有之。痰亦能然。要在有表無表。  
脈浮脈滑為辨耳。風病兼治痰則可。痰病兼治風則不可。



滌痰湯 治中風痰迷心竅舌強不能言。

南星製半夏次泡七枳實麩炒茯苓各二錢橘紅五分石菖蒲一錢

人參一錢竹茹七分水一鍾半 生薑五片煎八分食後服

清心散 治風痰不開。

薄荷 青黛 礪砂各二錢牛黃 冰片各三分

右為細末先以蜜水洗舌後以薑汁擦舌將藥末蜜水調稀搽舌小

上。

吳黼堂曰此方涼降痰涎兼能祛風安腦亦足貴也。

筋急引頰令人口喎僻目不能正視此腦筋牽引之故用後方

外臺治中風面目相引口喎牙車急舌不得轉方

獨活三兩竹瀝 生地黄汁各一升

三味合煎取一升頓服之 此方驅風舒筋活血降血

又方



熬牡蠣 礬石燒 附子炮 去皮 竈下黃土 各等分 為末 取三年雄雞冠

血和藥 敷其上 候復故 便洗去之 千金翼云 左喙塗右 右喙塗左

戴元禮云 有無故口眼喎斜 投以中風藥不效 蓋緣骨虛中受風邪所致 當於此求之 不可例作尋常中風治之

橫按此症 仍屬腦筋牽引之故 筋病非骨病也 勿誤看 方仍用

草麻子去殼 搗爛 右喙塗左 左喙塗右 鱗血入麝少許塗亦效

尤在涇曰 卒然口噤目張 兩手握固 痰壅氣塞 無門下藥 此為閉症 閉則宜開 不開則死 搐鼻搯齒探吐 皆開法也

白礬散 聖濟 治急中風口閉涎上 欲垂死者

白礬 兩生二 生薑 一兩連皮搗水二升煎取一升二合

右二味合研 濾分三服 旋旋灌之 須臾吐出痰毒 眼開風退 方可服

諸湯散救治 若氣衰力弱 不宜吐之

此方以白礬涌泄為主 佐入生薑 辛以開之也



吳黼堂曰。中風之症。腦筋破裂。諸血上潮。引痰而上。正宜令其穩臥。抬高其首。冀痰隨氣降。吐法益助其升逆。腦血必更衝湧。究非萬全之道。然值此時。幾病勢危急。服藥尤多不宜。可用前貼芥末法。并貼湧泉穴。引痰下行。似較妥當。

又方

白礬

如姆指大  
一塊為末

巴豆

二粒去皮膜

右將二味於新瓦上煨令焦赤為度。煉蜜丸。芡實大。每用一丸。綿裹放患人口近喉處。良久吐出痰立愈。一方加皂角一丸。煨取三分。

吹入鼻中

按巴豆為斬關奪門之將。用佐白礬以吐痰。因其性猛烈。故蜜丸含化。是急藥緩用之法。

急救稀涎散

本事治中風涎潮口噤氣閉不通

猪牙皂角

四挺肥實者  
不蛀去惡皮

晋礬

光明者一兩



右為細末和勻。輕者半錢。重者一錢。匙溫酒調灌下。不大嘔吐。但微微冷涎出一二升。便得醒。次緩緩調治。大服亦恐過傷人。

戴氏云。病症有終身不愈者。其在腰或屈而不能伸。或伸而不能屈。在手足亦然。治法活血為先。多服四物湯。吞活絡丹佳。

徐洄溪云。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為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

吳黼堂曰。中風肢體痿廢。日久不愈。甚難措手。古方雖有治法。究竟效者少而不效者多也。服後方并兼用電氣震動。以舒筋絡。亦可減輕其症。

夜合醞酒方 治中風手足攣縮不得屈伸

夜合枝 桑枝 槐枝 柏枝 石榴枝 各生用 五兩 羌活 二兩

防風 五兩 糯米 五升 細麴 七升 黑豆 緊小者生用 五升

共十味。以水五斗。浸五枝同煎。取二斗五升。去滓。浸米豆二宿。蒸熟。

與麴羌活防風三味。拌和造酒。依常醞法。封七日。壓去糟。取清酒三



合至五合時飲之令常有酒氣勿令過醉

活絡丹 中風手足不用日久不愈者經絡中有濕痰死血此方主之

徐洄溪云此治藜藿人實邪之方

川烏 草烏 並泡去皮 胆星 各六兩 地龍 去土焙乾 乳香 去油 沒藥 各二兩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溫酒下

此方專於攻邪藥力頗猛用者審之

備用方

大秦朮湯 機要 治中風手足不能運掉舌強不能言語風邪散見不拘

一經者

秦朮 二錢 石膏 二錢 當歸 洗酒 白芍 炒酒 川芎 各一錢 生地 酒洗二錢 白朮 土炒

茯苓 甘草 炙 黃芩 炒酒 防風 羌活 獨活 白芷 各一錢 細辛 五分

每服一兩雨濕加生薑春夏加知母心下痞加枳實

汪訥庵曰此方用之頗衆獲效亦多此蓋初中之時外挾表邪故用風





藥以解表用血藥氣藥以調裏非專於燥散者

三生飲 治中風卒然昏憤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澀等症

生南星 一兩 生川烏 去皮 生附子 去皮 木香 二錢 每服一兩加人參

一兩煎

俞東扶曰此方治中寒寒痰壅塞氣道之藥肥人脈沉伏無火象者可用之若脈微細必加人參實非中風之藥也

黃履素曰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症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昏憤顛仆者狀類中風烏附非所宜服薛立齋治王進士虛火妄動挾痰而仆急灌童溺神思便爽予從弟履中痰升遺溺狀類中風亦灌以童洩而甦此等證候皆火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可投併薑湯亦不相宜也

璜按讀二君之說則三生飲乃治中寒之劑非中風之方也世之讀汪訥庵書者竟有不分寒熱虛實見其痰聲漉漉開手妄用真殺人不以



刃矣。不思風盛生熱，熱極亦生風。每每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叔陵先生用白虎湯加甘菊、生地、灌之，而痰即收。余亦試之，有效。以痰升於熱，用寒藥降之，而痰自收也。立齋履素之用童便，亦取引痰熱下行之義，故服之而神思頓爽。今以王士雄之說證之，王去類中風未嘗無實證。所謂實者，其人素稟陽盛，過啖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絡，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三十年來如此治愈者，指不勝屈。故醫者不必拘於西北多真中，東南多類中，及真中屬實類中屬虛等說，以橫於胸中。總須隨症辨其虛實，而施治法也。西人亦云此病不宜食燥熱之品，可見治法中西皆同。何止南北耶。曠每見以參附者附治此症者，其手足無一復原，嗚呼病者何辜，乃為醫家無識所誤，一至此哉。



中風外治

開噤法用開關散

烏梅肉 生南星 冰片 擦牙噤自開。

或用薑蘄南星冰片擦牙亦效。不效為筋絕。

蒸偏枯法 中風口開涎出後如有偏枯等症用

檀香一兩煎水熏患處再用 當歸六兩丹參 桂枝 牛膝各二兩

紅花五錢葱白六兩均炒預備紅布製袋數個。裝藥蒸於檀香水上

取揉日三次

風癱貼法

草麻仁 桃 柳 桑 槐 椿枝加茄根洗效。如用麻油熬黃丹。

收臨用調治風各藥末貼之。麻黃白芥子末均合

偏枯表邪固結者麻黃或白芥子研酒調糊半身留出竅不敷紙蓋得汗

即去之



中風手足不仁有濕痰死血者用川烏草烏六兩胆南星四兩乳香三兩

沒藥三兩乾地龍一兩陳酒調敷痛處

中風舌不能言心經蘊熱薄荷礪砂青黛各二錢牛黃三分冰片三分

先用生薑蘸蜜擦舌再以前藥塗舌本并薑汁調塗胸

舌本強難轉語不正屬痰涎壅塞者茯苓一兩蝎梢十四個研酒調擦舌

舌本縮者醋煮白芥子敷頸一周利氣豁痰最捷

舌強龜尿點舌下滋陰通竅效

古轉舌膏即涼膈散加菖蒲黃連遠志青黛之類可塗胸

手足痿躄不仁川烏華撥甘松三柰炒熟熨之



中風大症也西醫以為腦血瘤病熊叔陵先生以為衛氣病皆狃於一偏也吾師融會中西學說於叔陵先生中風論以為未盡厥旨特取原書而刪訂之并即叔陵先生所見不到處而增補之而中風治療諸法燦然大備其後篇詳叙病情以為認病之要訣列舉看護及起居飲食用藥諸禁忌靡不精當俾患病之家一目了然諒哉青出於藍而翠於藍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也萱等待側有年深知吾師治此病別具手法用特誌其崖畧以附於後并以告世之習醫者

民國九年冬十二月受業

男樹萱  
甥鄭子德

謹全識